



在繁忙的深港邊境口岸，每個上學日都有一群由老師或保姆帶領、年紀或小至幼稚園階段的跨境學童「鴨仔團」，穿梭於絡繹不絕的人潮中，追趕趕乘搭校車往返深圳住所與香港的學校，成為兩地社會獨特的「風景線」。回歸至今15年間，跨境學童人數已大翻33倍達1.7萬人，他們以自身成長，見證了香港與內地越來越緊密的交流歷程。有跨境經驗達10年的高中生自稱「半個香港人」，認為發展空間更加廣闊，亦有跨境生希望結合香港與內地的優勢回饋社會；從他們身上看到的，是兩地更見融合的前景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

回首跨境那些年 學童融合中成長

日料1.7萬「鴨仔團」上課 見證兩地交流趨緊密



■年紀小小的跨境學童要乘搭保姆車往返兩地，經歷每日舟車勞頓的生活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

早 在上世紀末，跨境現象已出現，於90年代回歸前後，他們為數不過約500人，隨兩地跨境婚姻、港人北上生活漸多，加上雙非效應，2012新學年預計人數會急增至約1.7萬，10多年間翻上33倍。在龐大數字下，一連串的過境交通、學額不足及家庭支援問題也開始衍生，有待兩地政府及相關團體商討解決，所以不少人眼中，「跨境童」後每每接上「問題」二字。但同一時間，他們每天的成長，卻正在活出「居於深，學在港」的全新模式，其具體情況也令人關注。

10年穿梭深港 日日早出晚歸

就讀鳳溪廖萬石堂中學中四的盧嘉麗，自小便開始成為跨境「鴨仔團」一員；10年間她穿梭深港兩地關口不下數千次，比很多人一生的次數還要多，但今年她才不過是個16歲的小妮子。嘉麗父母均是港人，但因父親工作關係，自小全家居於深圳。她直言：年幼時的跨境生涯「真係好辛苦」，當時他們家在距離羅湖關口頗遠的寶安區，過關後乘保姆車也要1個多小時才到家，加上讀下午校晚放學，回到家時已晚上7時至8時，夜幕低垂，還要一邊吃飯一邊做功課。而最慘還是學校長周，因為星期六上早課但沒有保姆車，結果「5點鐘天還未光，媽媽就叫我起身」。

自稱半個港人 信有發展空間

她早年也曾因跨境身份感尷尬，不過隨着近似背景的同儕越來越多，已再無類似情況，對跨境上學頗感悠然自得，惟仍覺輪候過關有點不便：「遇上周一周五下班高峰期所花時間特別多；如果這段時間都用作溫習便更好了」。嘉麗在港時間主要都是學習，基本生活都在內地，所以自稱「半個香港人」，因對香港及內地社會都有一定認識，她相信自己未來於兩地都有發展空間。

克服語言障礙 教同學普通話

就讀鳳溪第一中學的伍方琪，來自兩地婚姻家庭，於重慶出生的她，自小3歲到深圳便開始跨境來港上學，至今年中二已有6年時間。她表示，剛來港時曾因廣東話發音不標準被同學取笑，但很快便已克服，而且自己普通話好，更獲同學邀請於放學時當「小老師」教普通話。方琪認為，在港學習能鍛煉好英文能力，加上熟悉內地社會及文化，跨境學童身份更利吸收兩地優勢，她又稱，自己未來發展不局限於香港或深圳，學有所成後不排除返回重慶，相信以其兩地經驗，總能有貢獻社會的地方。



■上水培幼幼稚園當初學童救校，跨境童人數亦由2000年只有寥寥幾個，增加至現時超過200人。劉國權 攝

同樣位於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，2000年全校亦只有約30名跨境童，為數不多，但現時卻已激增至320人，約佔全校學生一半。校長廖子良見證這個歷史變化，他指由於兩地家庭的港人子女沒有深圳戶籍，不可入讀學費相宜的官辦學校，加上家長喜歡香港的教育，故紛紛回流跨境就學，每日往返兩地。

補收生不足 成「救校靈丹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勞雅文）跨境學童近年人數大增，令邊境地區學額以及跨境交通「逼爆」問題湧現，急需解決。不過，其實在約10年前起，由於本地出生率一度偏低，不少北區學校面臨收生不足及停辦危機，跨境童一直是其「救校靈丹」。

培幼幼稚園學生大增

位於上水古洞的培幼幼稚園，早在2000年已面對收生不足，全校只剩下40名學生，大約有兩三人居於深圳，原辦學團體有意停辦，並交由深港教育交流中心接辦，中心總監蔡雯兒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成為該校校監。她坦言當時心志忐忑，「都唔知接唔接好？」她表示，該校位處較偏遠，而當時連上水市中心地區學校都面對生源不足，考慮到

跨境童可能是招生「出路」，校方遂組成「考察團」參考附近學校的情況。

鳳溪一小跨境童佔半

蔡雯兒稱，當時已發現跨境生往返居所及學校的交通接送是一大難題，以皇崗口岸為例，學童清晨就展開跨境旅程，早上7時多已要過關，關口情況對年幼學生來說頗為惡劣，「一來無瓦遮頭要日曬雨淋，孩子又要與其他人一同過境『黃巴』，有時會聽到大人的污言穢語，更有路人會指罵學生，責怪他們阻路」。後來有關交通配套得到改善，區內學校跨境童人數都大增，以該校為例，現



■鳳溪第一小學320名跨境童，每到放學就會列隊登上各直通巴士返回內地住所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

學券雙非效應 跨境童年年增



■蔡雯兒 劉國權 攝
■廖子良 劉國權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勞雅文）由2001年至2006年，就讀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的跨境學童從3,500人升至4,500人，6年間增加1,000人，幅度相對平穩。不過，隨着香港於2007年推出幼稚園學券計劃，為每名學童提供過萬元的學費資助；加上雙非兒童持續激增，他們於3歲起便適齡入學，令回港上學的居深學童年紀更輕、人數也更多。自2007年起，每年新增的跨境童人數至少達1,000名至3,000名，亦令社會關注度火速提高。

提前安排子女來港入學

早年香港幼稚園要收取較高學費，所以不少跨境學童都是小學階段（6歲或以上）才回港讀書，但隨着學券推行，每名學生可獲最多1.6萬元資助，家長

一般只須繳交數千元或甚至免學費，吸引不少人提前安排子女來港接受教育，令跨境童年紀也越來越小。

而雙非更是近年跨境學童主要組成部分，在2004年在港出生雙非童只得4,000多人，隨後卻連年倍增，至2006年人數逾1.6萬，2009年更有近30,000人；有關學童不少人於3歲起便回港入學，在他們出生延後的第三年，便會加入成為跨境童一分子，大大加重有關負擔。

小孩無辜 盼勿歧視雙非

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廖子良直言，學界初時也未意識到雙非跨境童大增引致的問題，「其實學校不會在意學生父母來自哪裡，甚至很多雙非學生讀到四五年級，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存在」。上水培幼幼稚園校監蔡雯兒則指，雙非童亦具港人身份，學校會一視同仁，無意將學生分類，但她坦言部分本地家長認為他們是來港爭奪資源，難免存有歧視，希望各人能放下成見，「始終小朋友本身是無辜的」。她又稱，近年內地家長收入及教育水平都有所提高，他們欣賞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教學質素，甚至比起學券帶來的經濟誘因更吸引。



■同樣束短髮、性格爽朗的馬泳逸（左）及伍方琪（右）因跨境成為好友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勞雅文）跨境上學雖然舟車勞頓，但如能於旅程與同伴互相扶持，亦能孕育出深厚感情。現同於鳳溪第一中學就讀中二的伍方琪及馬泳逸，同樣都是14歲，同樣有一頭不着耳邊的清新短髮，她們自幼開始乘跨境保姆車，至小五起未有獲發禁區紙，又一同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

未懼過關路遙

下課，二人曾經歷被人從書包偷走證件的驚險事，但未有感到害怕，只因身邊有人一直結伴而行。

跨境不孤獨 好姊妹結緣

馬泳逸從小一開始就踏上跨境路，但首天放學便已上錯車，「上車前我拖着另一女同學，誰知就跟着她上錯車了」，結果到達禁區司機才發現，結果要將她送返校，乘另一保姆車回家。至小三時她遇上剛遷到深圳定居的伍方琪，好姊妹從此結緣。方琪憶述，自己當時「好孤獨，想起都覺得慘」，但隨即以燦爛笑容看着身邊的泳逸，「但我很幸運，第一天就認識到她」，然後兩人豪氣擊掌，深厚感情溢於言表。

結伴孕育友情

曾被偷證件 終化險為夷

由當時起一同乘保姆車的二人，由於操行良好，所以被安排擔任「歸程隊」車長，負責點名、計人數，合作無間，她們更笑言，因可記下不守紀律的學生名字，感到自己像學校派到校車的「秘密警察」，亦因此不少同學不時向她們遞上零食「打好關係」。而升上小五後二人都不獲發禁區紙，要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，雖然只得兩個小女孩，方琪卻笑稱「不會害怕，過關路感覺好得意、好新奇」，只因一直與泳逸為伴，情誼緊密。她又分享指，當時曾被人從背後的書包偷走了證件，並與好朋友一同向警察求助，也未有覺得驚恐，「警察叔叔還請我們食蛋糕、飲奶茶，真是很好人呢」。

當年奔波路上點滴

鳳盈 難忘好心人付車錢

鳳溪廖萬石堂中學中四生孫鳳盈，自小便開始跨境上學，每日往返住校及學校的交通時間長達3小時；而她在小三起更要擔任「小保姆」，帶着大一歲的弟弟一同過關，她笑指，當時弟弟非常活潑淘氣，「他喜歡周圍走，要照顧好，唯有看緊一點啊」。小姊弟跨境上學路並不孤單，鳳盈指，難忘曾在途中遇到的好心人，當時因忘記帶錢乘車，「結果帶着弟弟在巴士站呆等，幸好有好心人幫我們付錢，才能成功乘車返家」。近年鳳盈一家已搬回香港居住，但她笑言自己對昔日跨境生涯仍感依依不捨。「始終搬到香港的屋邨住，面積足足比內地小一半，如有得選擇我也會選跨境。」



■盧嘉麗（左）及孫鳳盈（右）有多年跨境經驗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

嘉麗 憶起保姆車惡姨姨

提到跨境日子中最深刻的回憶，鳳溪廖萬石堂中學中四生盧嘉麗即時「投訴」稱：「保姆車姨姨好惡！」她又隨即模仿當時的情形，大聲呼喝：「喂！排好隊啦！」她表示，年少時有感姨姨太惡，小二至小三起即自行「脫隊」，只乘搭保姆車，但過關時未有再跟隨「鴨仔團」排隊。不過回望過去，她亦開始諒解當時情況，「那時大家都很年少，始終唔識性會周圍走；當然，如果姨姨不是那麼惡會更好啦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